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五十一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九

宋 家鉉翁 撰

襄公一

名午簡王十四年即位母定
姒成公妾是歲晉悼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杜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
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作春秋追書繫之宋胡文



定亦曰圍彭城者魯史舊文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

其義正矣愚謂繫彭城於宋者不與楚以得彭城也
魚石自宋奔楚楚以兵納之彭城則彭城既為楚所
得矣由常情而觀必謂彭城已非宋之有春秋正名
之書於魚石則曰宋魚石於彭城則曰宋彭城不以
中國叛人中國境土而屬之夷狄所以辨夷夏內外
之分也書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褒之也為宋圍彭
城而不私其有同盟之義也晉悼公在位十五年惟

此事可書故當時諸侯翕然歸之外是實多可疵論者惑於左傳之浮辭譽過其實甚者以為悼優於文襄讀書不具眼其弊至此具論於下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齊桓公糾合諸侯不以兵車最後次于召陵問楚之罪不戰而楚服矣晉文自城濮一戰之後未嘗輕用諸侯之師霸者豈以屢戰為功聖人亦不以屢戰而

許人以霸晉厲既勝于鄆用師不戢以逮於亡悼之
立自當息民安諸侯先為自治之計伐鄭非所急也
今彭城之師始班而伐鄭之役繼起自此以後十三
年之間十以諸侯之師伐鄭或連歲而再舉或一歲
而兩興師既得鄭又伐秦諸侯之大夫無寧居之日
齊桓晉文之用諸侯不如是之甚也至於輔強臣以
抗其君獎篡賊以成其亂自是而後中國之政皆自
大夫出其君拱手而不敢問篡弑相踵晉悼實啓之

儒者惑於左傳之浮辭而不原春秋書法此最讀經

一大病耳

餘義見雞澤邢丘
溴梁及晉悼之卒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納宋之叛人悖於義也晉以諸侯之師克彭城執
五叛以歸伸霸討也楚不知自反復以兵加於宋將
以雪前恥而恥益甚焉左傳以為侵宋救鄭其實不
專為鄭是以春秋不書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也
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剝來聘

晉侯使荀瑩來聘

案禮曾子問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
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
失容則廢今天王崩而諸侯講朝聘之常儀不異平
日無王也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來朝衛侯使公
孫剝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皆不臣也左傳乃曰衛

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知朝聘之為禮而不知喪王之禮為尤重此左傳之失也杜元凱為說以通之曰未聞喪故得行朝聘之禮考以其時王赴亦當聞於中國久矣春秋繼王喪而書朝書聘朝者聘者受之者皆當有誅孫泰山之義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速也自入春秋葬天子不書義已

見隱三年其有書崩書葬者或以譏其緩或以譏其速或以魯奔會不如禮而書以責之

鄭師伐宋

義見下鄭伯論卒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以為齊姜成公夫人襄之嫡母齊氏也春秋書夫人姜氏薨以著定姒之非嫡春秋於魯先君之妾母不容黜其僭號每微見意焉齊姜與定姒並書卒葬而嫡妾之分見矣

餘義見四年七月定姒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自晉楚爭鄭以來鄭之從楚猶有不獲已之心惟踰也背夏最勇從夷最堅之死靡悔其言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夫楚共所以力戰而不能戰亦自為爭諸侯計夫豈為鄭故而踰之言若此甘於從夷者也春秋特去其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春秋之所甚惡也他人伐喪猶欲盟主仗義以

正之而況為盟主而伐人之喪者乎晉侯始立伐鄭諸侯有鄆之次今復乘鄭之喪而侵之失其為盟主之道矣其後鄭人弑其君而從楚以伐喪為說晉何以辭其責春秋繼睂之卒而書三國伐鄭貶其動大師伐人之喪也衛甯殖獨書名范氏述穀梁之意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前事木訥乃謂晉欲得鄭固無問其伐喪此以後世權謀智詐而律春秋鹵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義并見下
城虎牢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義已見五
月姜氏薨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自秋及冬再會于戚春秋備書以見晉政之繁然遂城虎牢則春秋無譏也自晉厲季年不務德以懷諸

侯惟汲汲會伐鄭晉悼繼之用師無寧歲幸而魯有
賢大夫孟獻子首建虎牢之議控扼險要以制鄭之
死命鄭於是始屈蓋力屈非心服也春秋何取焉曰
春秋辨夷夏內外之分者也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
以興失之以亡內外之限界在焉邑雖繫於鄭險則
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之鄭明虎牢非鄭之所宜
有也鄭之封疆嘗受之天子曷以不繫之鄭乎曰鄭
叛華即夷以天子之侯度甘為夷屬辱天子之封守

罪當削書諸侯城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於鄭也削之於鄭曷以歸乎歸之於中國也歸之中國所以正夷夏內外之分故書曰遂城虎牢蓋舊史書城鄭虎牢聖人削之書城虎牢故曰春秋非聖人不能脩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義備見五年楚殺壬夫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交兵久矣春秋不書至是始書此著夷狄迭為盛衰中國安危存亡於此乎係也楚自成穆始憑陵

諸夏至於莊而其燄益煽而晉之霸業及是乃衰幸而吳日以大為楚之內梗諸夏得以小康以吳故也晉悼公之興適當斯時以服鄭而楚不敢爭者非畏晉也以吳人之議其後也自周東遷大勢已去天為生二霸以整頓之霸政既弛而大伯之後繼興相與扶持姬籙以不墜於地天實為之豈偶然哉厥後吳亡而春秋終晉大夫篡其君而周不復可興矣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杜注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也諸侯會盟不於其國都而必盟於外謙也魯君以童穉之年往朝於晉悼公於其歸也出長樗而與之盟勤於用禮故春秋書以美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是會也鄭服而陳亦來會之盛者也而其失有二盟
大夫也盟王人也盟大夫大夫張也盟王人諸侯僭
也故雖盛會而有貶辭諸侯盟于雞澤既盟而陳侯
使袁僑如會受而禮之需其君至而及之盟雖後會
可也乃以一袁僑之故命諸侯之大夫別為之盟君
盟於前臣盟於後不足以結袁僑實開大夫仇君之
漸穀梁謂雞澤之盟大夫張諸侯始失正得經意矣
葵丘踐土天子之宰在焉不下預諸侯之盟也翟泉

柯陵屈王人共歆春秋皆譏晉悼欲植霸業而不能以尊王為事俾單子下預列國之盟諸侯僭王人大夫僭諸侯一舉而二失隨之書同盟非所當同而同也或曰先儒以同外楚而書同其然歟曰時有不同未容執例以為同也當晉積弱之世楚皞方張諸侯預于夏盟曰同外楚可也自鄢陵既勝楚人內困于吳諸侯之從晉者畏威而同盟謂之非譏不可也或曰陳鄭久叛而來服其不謂之同乎曰此厲之所為

而悼享其成耳晉自邲敗幾不能以國厲之始立躬
擐甲冑率先羣卿以與楚戰鄢陵之勝不在城濮下
又會吳楚交兵收吳人與之盟遂斷楚之右臂其立
志實未可量而器小易盈驕以取敗悼繼之未幾陳
鄭來會鄢陵一戰之功也其後三駕而楚莫能與爭
本無他技特以楚人內困於吳自救之不給是以置
鄭於不爭正如漢武用兵匈奴海內為之虛耗宣帝
坐享其成見謂中興之主若以呼韓款塞盡為漢宣

之功則不然耳世人以成敗論事毀厲過刻與悼過
優而春秋書法公若權衡讀者識之。或曰盟于女
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
不書同此盟王人而書同何也曰女栗之盟魯公自
及蘇子非衆盟也故不言同然不書公及不書王命
則譏也于洮之盟王室有難而為此盟故不以同盟
為譏翟泉則王人及諸侯大夫盟于王城之內王不
能正之以禮王亦有責焉耳故不書同盟

義又見僖
二十一年

于幽成五年蟲牢十七年柯
陵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胡文定謂午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
公乃哀之皇祖考曷為不諱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
質之中見之春秋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
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與襄名午而書午之

類從其質也愚謂夏殷以前不為諱周人以諱事神
始為之易名之典廟中稱諡不稱名乃所以諱外是
初無所諱詩書不為文武諱是其明證至於衰世無
所往而不諱如申繻荅桓公之問晉廢司徒宋廢司
空魯廢具敖二山皆臣下以諂為忠非盛時之制也
檀弓云既卒哭以木鐸狗曰舍故而諱新此以神事
之故於其死而為之諱未聞生者而為之諱而況於
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如後世之所為此皆戰國亡

秦之弊典律以春秋之法則在所當革也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公作弋氏

或曰此成公妾襄公母非嫡夫人也自齊姜卒而定姒始僭夫人之稱春秋何以無譏曰先君夫人一而已矣春秋既於前年書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齊姜以明成公廟有兩夫人兩小君以著襄躋妾母配先君之罪不加貶而義自見謂春秋無貶不可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左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頓楚之使也陳人既遣袁僑如會故為楚所惡陳之圍頓為中國也春秋著陳人之從中國故書凡書圍皆貶此以中國之與國而治夷狄之屬國則非貶讀者謹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穀作
繒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曷為率而與之俱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

殆乎晉

殆猶言
疑而讞

取後乎莒也莒女有為鄆夫人者欲

立其所出也左傳則以為魯請屬鄆于晉故偕鄆世子以往二說未知孰是然公羊之義必有所從授春

秋因鄆莒之事以垂異姓泣後之戒

餘義見莒人滅鄆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羊作善稻

按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甚矣夫晉人求吳之急也求之急故用禮過於卑而有所不憚然內外之辨夷夏之分斷斷乎其不可紊也故吳以號舉不與晉之虧禮而求吳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案左傳楚人討陳叛之故以為令尹子辛實侵欲焉
乃殺之前日殺公子申曰多受小國之賂今日殺公
子壬夫又以侵欲於陳而使之叛楚猶有政二大夫
不得為無罪但連歲殺大夫用刑過慘春秋不與也
故皆稱國以殺乃若晉景之殺同括晉厲之殺三卻
皆為讒邪所陷殺人雖多而晉國日趨於削殺非其

罪也夷之用刑雖慘而國猶能強豈非權出於上猶有辭於殺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或曰外夷內夏春秋所以垂法前此及戎狄會盟春秋未嘗無譏今會吳于戚進而人之何歟曰義之所可與也勢之所宜交也吳太伯之後本非夷也以其僭王之號而夷之今吳請預于會春秋矜其為太伯

之後而收之以附於諸侯之末義之所當與也中國之人同欲外楚吳與楚連歲交兵其外楚之心與中國諸侯同之又勢之所宜交也故戚之會吳始書人進之也吳可進而春秋進之無傷乎內外之辨其後吳卒去僭號同於中國諸侯春秋進之自此始

公至自會

冬戍陳

義并見
下救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
月公至自救陳

戍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戍陳
矣而又救之春秋書以善晉也公羊曰孰戍之諸侯
戍之不言諸侯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曰
內辭也以為魯獨戍之恐不然蓋戍之者諸侯也救
之者亦諸侯也前是有戍者救者今晉悼既以諸侯
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為未足又動大兵往救

焉書戍書救褒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義見文十六年晉人執行父舍于莒丘又見襄九年穆姜薨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據左傳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轡以勝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春秋不書轡奔著宋公用刑之

不能平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公穀大條貫數十皆洙泗高第親聞之聖人以授其
門弟子惟公穀有傳於後如莒人滅鄆亦其一也周
衰倫教不競有以他姓為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
以為非滅如鄆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

諸儒多從左氏之說謂莒實滅鄆是時晉悼主夏盟
豈有莒人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愚以為當從公
羊之說庶不失聖人因事垂法之意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或曰滅國惡也而齊以爵書何歟曰有以爵書為褒
者有以爵書為貶者隨事而可見滅國惡之大者而

目其君所以誅也齊為無道利人之土地殘暴而賊虐之必為滅之之計萊未嘗有犯於齊也目其君書曰齊侯滅萊責之深矣尚何爵之有哉

七年春郊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左傳桓五年著例曰啓蟄而郊茲又述孟獻子之言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杜注於桓

五年及今皆曰啓蟄者夏正之正月祀天南郊疏家引夏小正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漢氏之始猶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其實古驚蟄在正月始雨水則在仲春以是知啓蟄而郊郊必在夏正正月者周制也左傳謂周人以建子為歲首而啓蟄之郊必以夏正之正月此又周家四時十二月次一用夏正之明證也然周禮冬至

禮天神於地上之園丘郊特牲亦曰郊之祭也迎長
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此又南至之郊周人蓋兼舉
之說者謂夏正之郊以后稷配南至之郊以帝嚳配
皆報本反始之義不專為祈農也孟獻子之言與月
令之制皆以孟春祈穀為說蓋以啓蟄為東作將興
之候故目夏正為祈穀之郊亦無害於義大率經傳
一歲而祀天者三南至也孟春也季秋大饗也南至
專主報本而孟春季秋以祈焉以報焉聖人制禮之

意其在是乎若夫魯人僭郊初無定時卜吉而後舉行是以羣公之郊有先後早晚之不同春秋因其卜之不吉以示戒云耳○禮記又載孟獻子之言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又以周正之建子月為春建午月為秋古有冬夏至者矣未聞有春秋至者也此恐非孟獻子之言與傳所載啓蟄異矣禮記中似此多出漢儒之傳會

小邾子來朝

城費

或曰左傳謂季孫行父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而厥嗣甫得襲爵即首以城費為事父子所為何相遠至是乎余曰不然行父之廉之儉信如傳者所言則當遠權而弗即舉魯國賢人代居已之處請于君飭其子毋使預聞魯政夫然後得為忠今而身死子繼首城其賜邑是將以仇君而專國宿之罪大矣行父亦有責焉春秋書城費

以著季氏犯上作亂之漸

義已見成十七年晉人執行父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列國之大夫相聘因為之盟非伉也蓋自霸國之興諸侯惟事盟主魯衛宋鄭不相朝也其為盟又與盟主偕盟列國之君復不自為盟也不相朝不自為盟故因大夫來聘而尋盟是不為伉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陳侯逃歸

穀梁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公羊曰此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

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
弑之左氏則以為子駟自以其私憾而弑君疎矣嗟
夫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誅斥之典斷
自洙泗穀梁子其必有所授矣鄭伯雖死不失為中
國之諸侯陳侯既逃遂終為外夷之役屬以逮於亡
春秋比而書之一袞一斧較然可見而晉人黨姦庇
盜之罪亦無以自逃矣或曰雞澤之會鄭伯至而陳
亦來今會于鄆鄭伯死而陳亦去何邪曰觀公穀之

書鄭事與左傳之書陳事而春秋書法見矣蓋鄭之見弑陳之所以叛也穀梁謂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左氏書陳事亦謂陳之執政有二慶者與楚人謀使公子黃如楚而執之道告于會曰楚執黃矣君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是陳與鄭之臣皆不樂其君之從晉或以弑或以刼一朝俱往穀梁謂以夷狄之民加於中國之君者是也此晉之恥亦晉之責也鄭賊之不討

陳侯所以逃也使鄭之賊臣弑其君於國中晉之君臣猶可謬為不知以自解今弑之於如會未見諸侯之先謂晉而不知不可也知而不討其失政刑甚矣由晉之羣卿皆前日弑厲之餘孽內有所慊是以置鄭賊而不問諸侯如會見弑於其臣此中國一大變也而悼乃邈然若無所知恬然略不介意何以慰鄭僖九原之憾而服在會諸侯之心陳侯觀晉無政君臣相與謀逃之而歸鄭伯之死陳侯之逃其實一事

耳公羊何氏注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
痛疾之心陳侯於是懼而逃歸書以刺中國之無義
此數語深得經意春秋於此一事責晉為深書曰鄭
伯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所以明正晉人失賊之罪
黜其霸而同之於諸侯也繼鄭伯之死而書陳侯逃
歸著陳侯之逃為晉無政而逃使晉人能為鄭討賊
陳侯必不無故而逃盟春秋責晉之旨極為明著諸
儒雷同稱譽許晉悼過其實失春秋垂訓之旨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

義詳見上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人之弑其君所以說楚也乃復出師侵楚之與國何哉蓋晉人偽為不知鄭之弑君者從而撫之鄭亦偽若不欲從楚故侵蔡以求說於晉此皆以偽相從耳鄭之為偽姑以逃晉人之來討晉之為偽亦苟焉

而已矣身為盟主不能救人之災恤人之患以討殘
賤以大服天下之心乃欲掩藏覆護苟示羈縻豈不
為鄭人所鄙笑乎春秋書侵書獲蔡鄭皆不與也蔡
甘於從夷鄭偽於從晉夫豈春秋所與乎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君在而大

夫為會

穀梁曰君在而大夫為會見魯之失正也泰山孫氏
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宿會

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其臣何以宗諸侯晉侯之惡亦可見矣愚謂此一書而三示貶也以霸主之尊而會諸侯之大夫諂也是時諸侯之大夫皆怙權以陵制其上正望盟主有以裁之乃復諂而與之會鄭人弑君不為之討賊更使新君立於衆大夫之間魯君身在晉而復會季氏獎其臣而卑其君遂使季日益橫魯日益削凡皆晉悼之所為而春秋之所深貶也自入春秋百五十年未有

國君在會而大夫亦預於盟者雞澤之不戒而邢丘抑又甚焉晉悼務以聲音笑貌悅人而悖義害禮有所不恤亦由晉之羣卿以其所以專晉者而施之他國遂亂人君臣之分至於溴梁而濫觴者滔天矣愚故謂春秋未嘗與晉悼以霸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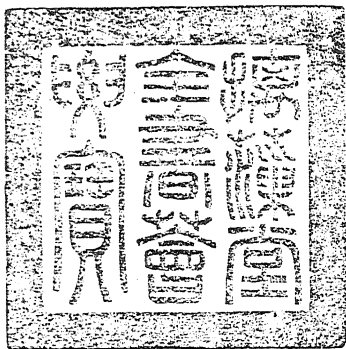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始鄭人弑其君於會以說楚也既而侵蔡欲以自結於晉論者謂其介於二國之間苟為自全之計然其從楚者本謀也其未遂與晉絕者偽也夷狄之民志在從楚楚至而服惟恐其後矣使晉人能為鄭討賊駟可戮貞可卻而鄭之與陳先後偕至矣晉悼諂以媚其大夫復諂以結諸侯之强大夫當為者不能為當正者不能正當討者反與之厚霸國之紀綱至是

而盡替徒以吳壽夢廼心中國故楚人稍知所畏憚
鄭卒來歸外是豈有一事之可稱哉讀春秋勿為左
傳浮辭所惑

晉侯使士匄來聘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九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

二十一
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

臣

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五十二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 宋 家鉉翁 撰

襄公二

周靈王八年
晉悼十年

九年春宋災

公羊
作火

公羊曰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甚之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左傳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之與天何以致其辨二傳所言亦強求其說耳蓋書

災者正也書火者傳錄之誤也外災所以書以來告
故其不告者史亦略之而已矣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成之母襄
之祖母

穆姜始與僑如謀去季氏事不克為行父所幽在廢
宮十餘年與鄭莊之母武姜居於城潁無以異也鄭
莊雖有黃泉之誓未幾復為母子如初成與襄父子

以閭庸相踵穆姜終為季氏所幽不得出以逮於死
魯國之大曾無有如潁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
傳為行父取穆姜之喪具以葬齊姜虧姑而成婦其
用心為可誅矣嗟夫行父幽穆姜宿取卞意如逐昭
公自後世而言懿師昭之類也有國者其以是為戒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許
宜切
桓文之霸也皆有以大服諸侯之心諸侯心服而楚

知所憚而不敢肆此所以霸也晉悼始立為宋圍彭城得其諸叛以歸義聲由是遠暢故鄭陳先後來歸有可霸之望及鄒之會不能為鄭討賊陳侯觀其無政逃去不盟晉之為晉亦可想矣尚何霸之足言乎夫不能救人之災恤人之患以伸其霸討惟欲強其從我今日而會明日而盟又明日而伐或一歲而再會再伐諸侯疲於奔命自文襄以來所未有也盟于戲鄭實未嘗服其載書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鄭固侮其無能矣師未出境楚人伐鄭鄭及楚平所幸吳子來會有以壯中國之威而褫鄭人之魄不然晉楚交兵殆未有已也然則春秋猶以同盟書何哉曰此徧責諸侯之同乎是盟者也晉人不能為鄭討賊諸侯無忿嫉之心而猶預於伐鄭以為此盟是故書同以責之書伐鄭書同盟皆貶也非所當同而同者也

楚子伐鄭

胡氏謂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
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
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愚謂此
論雖美非事實也晉悼之失在於不能庇鄭而惟強
鄭人以從已所幸吳師擬楚人之後楚不得以逞鄭
卒服從今乃以善避寇者為善陣楚若不退鄭之存
亡未可知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義已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是會壽夢

實來

或曰柤之殊會固鍾離之前比尊吳所以抗楚也自
是楚始知畏鄭亦來附春秋其與之乎曰春秋貴分
而不貴勢貴義而不貴權尊吳以抗楚待吳以會王
世子之禮屈分而從勢略義而從權春秋不與也故
序會于戚吳以人進殊會于柤吳以號舉此春秋垂

世之法也或曰不殊會而吳不至則將若何曰吳固願通於中國晉人當率之與俱朝王寵以王命而隆其爵秩彼將踴躍自勵以與楚敵雖不殊會可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偁陽

姁姓國祝融之孫

晉人率中國諸侯會吳于柰為服鄭也為攘楚也壽夢甫預於會晉乃率之以滅偁陽嘗讀左傳至此殆不可曉及觀穀梁傳則曰遂滅偁陽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范氏注時實吳會諸侯滅偁陽恥以中國之君

從夷狄之役也何氏注公羊亦曰惡諸侯不崇禮義
為強夷開道以滅中國故疾錄之觀公穀二說則知
偃陽之滅蓋吳意也偃陽近於彭城乃吳入中國之
路必吳人與之有怨而欲滅之非晉意也晉方會吳
以謀楚乃以諸侯之師久頓偃陽而滅之曰以封向
戌非事之所急實吳人之意而晉為之役如公穀之
說可無疑矣春秋書遂滅偃陽責晉深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案傳鄭弑君者公子駢其執政也晉所以不敢加問何懼駢之勇於從楚而亂臣賊子反因是肆行罔所忌既動師從楚伐宋又伐衛且侵魯西鄙晉坐視莫如之何談春秋者亟稱晉悼之賢稽之於事不知其所以賢

晉師伐秦

春秋於楚鄭伐宋之後繼書晉師伐秦責晉也諸侯

惟宋事晉最謹是以為楚所疾今宋人受兵晉不能
急救猶可諉曰力之不及乃更出師伐秦秦雖與晉
有憾孰若宋人受兵之為急乎置宋之急而治已之
私春秋所以責也不書大夫帥師微之也

狄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世子序諸侯之上

左傳謂晉悼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此其一也是役也

鄭不服乃成虎牢以逼之鄭暫及晉平楚師至即從之欒黶欲戰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底鄭鄭何罪不如致怨而還遂還楚亦歸瑩雖不武然其言如此可謂能自反矣蓋必有以制楚而後可以服鄭今望敵輒走而強鄭以必從晉之從政者亦妄而已矣然則厥咎安在曰鞏之戰鄢陵之役卻氏之功居多羣卿忌而陷之三卻既死於是無復以身殉國者每遇楚至則相率引避以為得計晉自是日削

卿族日強陵僭之萌自悼而始。○齊世子光序於滕
薛杞邾之上晉為之也。四國諸侯也。國弱而卑齊強
國也。光復樹黨以伉其君。故晉悼以前日諂諸大夫
者而諂之。序之四國諸侯之上。系周班以結強梗。春
秋不與也。故直書以志其過。

義又見亳
城北蕭魚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公子駢者子駟也。案左傳弑鄭僖公于會。賊其首也。
晉人謬為聾聵以行姑息之政。反為子駟所侮叛而

服服而又叛視晉無有也至是惡稔罪盈假手于盜以迄刑誅春秋書盜殺公子而削其大夫之稱貶也駢為首發輒為從穀梁所謂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也或曰此逆人也何以不去其族曰盜實殺之討不以其罪也

戍鄭虎牢

城虎牢不書鄭今戍之而書鄭虎牢奪之於晉復以與鄭也虎牢華夷之限前城虎牢而鄭服城之效也

晉不能綏鄭以德又不能震楚以威用兵無寧歲及
是以楚師方盛避而去之乃姑戍虎牢以蓋其避敵
之羞故春秋奪之而歸於鄭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此夷狄之救義初見僖
公二十八年楚救衛

救固春秋所善然施之中國與施之外夷不同諸夏
為戎狄所侵陵同盟之國帥師往救春秋所善也中
國之諸侯叛而從夷盟主伐之而夷狄救之夷之救
非中國之福春秋何取焉春秋明內外之辨正夷夏

之分中國而從夷則夷之彼之救不救於我何有胡
文定謂春秋善楚之能救殆不然也唐之叛將有乞
援於外夷而抗其君者與諸侯乞援於楚而敵中國
者亦何以相遠即是而觀夷救之善不善可以坐判
矣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避
楚侵鄭不書諱也此說深得經意是役晉之諸卿自

知不能避楚而侵鄭北鄙以歸其不潰敗者幸也論者以為善陣者不戰豈不誣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季孟叔孫氏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

者無征

注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無公室之征

不入者倍征

不入季氏者使

公家倍征之設利病驅公民使歸已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取其子弟之半

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叔孫氏使盡為臣

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

然不舍愚案作三軍諸說不同杜氏謂魯本無中軍
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
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以改作其說是矣但疏家
又引魯頌閟宮僖公復周公之宇者云公徒三萬鄭
氏謂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
數也以為僖公復古制作三軍矣至文公以來霸國
以軍多而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此亦
揣摩而為說非有所本也愚謂魯頌所云公徒三萬

公車千乘者出於詩人歌頌之辭當時未必果備三軍之制至此季氏乘襄公之幼弱盜竊兵權始作三軍盡改舊制以魯國丘甸卒乘為孟叔季之私有春秋書作三軍著季氏犯上作亂之漸實始作也蓋三軍者舊雖有之每遇出征則大夫帥之以行事已則兵歸於甸大夫不得而私也今析二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矣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作三軍於後

所以垂人臣負固擁強之戒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謂鄭侵宋以致晉師且將從晉愚謂鄭欲從晉則俟晉至而盟之可也不待侵宋以怒之此受命於楚而侵宋耳是秋復從楚子伐宋一歲再犯宋境彼於宋何憾直奉楚命不得已何必曲為之說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羊作京城北

左傳謂諸侯伐鄭觀兵于鄭南門鄭人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以為鄭亦預盟諸侯反旆未及國而鄭復從楚與楚子俱伐宋自二霸以來百餘年間小國之叛服固不常有若鄭人今日之從於晉楚蓋朝暮變不曰侮晉可乎良以晉之羣卿實出楚大夫之下鄭人窺覘其無能故來則從之去則背之實侮

晉也然楚人內困於吳欲息肩而不可故鄭終服從

於晉勢使之然悼與其諸卿何能為哉

同盟義已見九年于戲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或曰自晉悼始與楚爭鄭今始得之鄭自是不復叛者二十餘年春秋其與晉以霸乎曰否舜文王聖人

也所以自治者豈有未善當苗之未格崇之未下則
班師而敷德脩政而復伐務求其在我者安有十年
用武困天下諸侯而毒一國必其服而從已而謂春
秋與之乎曰舜之格苗文王之降崇帝王事也以此
望衰世之君其亦難哉曰非為是也晉之於鄭亦頗
有所愧乎鄭僖棄夷而即華郤諸臣之請而從諸侯
之會不勝其臣見弑而死晉明知之而不為討賊惟
連兵伐鄭責鄭以必從夫亦當自反乎楚伐鄭無寧

歲晉之諸大夫望敵輒走莫敢撓其鋒惟驅諸侯之
人用之於鄭不能制楚之強惟欲責鄭以服夫亦知
自反乎今楚人內懼於吳救鄭不力鄭知楚之不足
恃是以叛而復來而晉有愧於鄭多矣更以服鄭為
功而欲尸盟主之事乎齊桓在位四十餘年用諸侯
曾不二三晉文在位十八年城濮大戰僅從齊秦宋
之師至於末年不復再以諸侯伐國春秋僅與之以
霸今悼公在位十五年無歲不興師律以春秋之法

是當有黷武之罪何霸之足言乎或曰桓文之霸也
少有不善則春秋人之厲悼之伐國春秋始終不去
其爵何邪曰與之霸則責之也備此春秋待賢者之
道直書其事而無所隱此春秋待衆人之道也蓋春
秋以備書而示貶歲會歲伐春秋猶或貶之今也或
一歲而再會再伐春秋備書其事而皆目其人貶之
深矣先儒謂晉悼以至誠待人而鄭來服自是不背
晉者二十四年吁悼之服鄭亦因其時而已矣使楚

人不內懼於吳鄭雖欲不背晉可乎愚觀晉悼以聲音笑貌而結諸侯之強臣卑其君而仇其臣實諂道耳誠安在哉左傳雜引諸侯之史以示其博彼皆國之私史何足盡信學者當原聖人之書法傳辭不足惑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諸侯悉師欲伐鄭鄭人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

晉楚人執之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許氏曰書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此矣

冬秦人伐晉

據左傳秦人伐晉以救鄭為楚也士魴禦之為秦所敗春秋略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

穀作
郕

穀梁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郕不受命而入鄆惡季
孫宿也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
政也何氏謂季宿取鄆以自益也或曰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春秋之不與季氏何哉曰
此春秋用法之變不可以例言者也宿始繼其父即
首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丘甸以為己之私
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為國也
是故春秋雖許大夫以出疆遂事於季孫特變文而

示戒抑權姦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壽夢也

公羊注以為賢季子始卒其父非經意也楚方盛而吳獨能與之為敵有功於中國甚大是故春秋特卒之壽夢之嗣子諸樊讓國於少弟季札季札辭之兄弟更讓不以傳其子是雖太伯之遺化而壽夢所以齊其家訓飭其子者從可想矣

餘義見二十九年季札來聘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

公作詩內滅國義已見隱元年無駭入極

此魯滅國也內滅國書取公羊以邾為邾邑左傳謂邾小國有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今從左傳春秋雖為魯諱書取不書滅然亦責晉人之無討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也康王立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義已見成十五年會鍾離襄十年會祖

是會也左傳謂吳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范鞅數吳人之不德而退之甚哉晉人之逐利而忘義也急而求吳以抗楚也緩而退吳求以內交於楚也自是吳雖與晉作踈然其與楚也兵連已久勢不得為

之下更勝迭負四五十年楚無一日之寧居晉所以服鄭而楚不能與之爭實陰受吳之賜不然晉悼君臣雖欲避楚而苟安有不能得也○內大夫未有二卿俱使者此叔老與季孫俱得書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左傳謂自是晉人輕魯幣而重其使恐非春秋所以聯書之旨晉亦未嘗加重魯使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悼用十年之力率中國諸侯爭鄭于楚僅乃得鄭而
又率之伐秦其勞諸侯而敝中國前所未有也蓋
荀瑩嘗持兵禦秦有櫟之敗至是荀偃以諸侯之師
出欲刷前恥而罷悞之佐強梗之大夫率之而不能
進鼓之而不可作濟涇而次不得秦成遂大潰以歸
自秦晉交兵五十年出師無紀未有甚於此者據
傳荀偃下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樂廩下軍帥也乃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衆於是皆還偃為大將而其下擅引兵以還失律甚矣是行晉悼待於境上而諸帥略無所稟姑息之弊也晉自是始不能軍日趨於削奚其為霸

已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衎獻公也

此孫林父甯殖作亂而逐其君杜氏注左傳云諸侯之策皆書孫林父甯殖逐君春秋以其自取奔亡故不名逐君之賊先儒或有取焉愚竊疑之蓋君雖不

君而臣不可以不臣林父以其私怒作亂逐君乃謂
春秋歸過其君置賊於不討是豈聖人意乎蓋春秋
於弑君賊則明著其誅死之罪於逐君賊則每垂人
君失馭之戒故多以自奔為文只以衛事而言林父
者自衛定公時以罪奔晉挾盟主之令而返其國跋
扈之萌已兆於此時衛獻繼世不深思按御之道防
患於未萌乃又從而激之方其命師曹歌巧言卒章
吾謂其必有以為先事之備及林父稱兵犯上一朝

殺四公子衛獻請盟不從遂委宗社以出其不能君甚矣春秋以自奔為文者著人君失馭之戒非謂林父所為為是歸過其君略賊氏名而不書也春秋自林父歸衛至入戚以叛具書不遺皆所以討也此雖書衛侯奔而不以名書見君之過微賊之罪大非謂林父猶有可原之情也若夫師曠所以告晉侯者彼為其君諷耳安可以此律春秋之法胡氏責君太過恐非聖人垂訓之本旨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
邾人于戚

愚觀春秋經而知晉悼心術之微矣邢丘之會國君
在而獎其臣彼謂諸國之權皆在大夫是故以諂其
大夫而陵替之漸遂徧於中國至戚之會而其心術
之微者著於事矣孫林父逐君賊也乃使之得預於

會是獎其逐君而教諸侯之大夫俾胥而為逆吁其
險哉自悼用師于鄭衛衍無會不在無戰不從今為
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霸討乃
盟主職分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已為
會以定其位前既置鄭賊而不討此復獎衛盜以成
其篡此豈特桓文之所甚惡楚雖無道猶未至隳壞
名檢苟以悅人若晉悼君臣之所為也說經者惑於
左傳之浮辭過為稱譽愚稽之於事實之於經可褒

者不二三可貶者十六七而其罪之最大者獎鄭駟

扶衛林父尊魯季氏亂人君臣之分苟焉以盟主自

居左傳與之而春秋實不與也或曰自入春秋諸侯

之輔篡黨逆者多矣子何獨責一悼公乎曰桓文之

未興也固多輔篡之人逮齊晉繼霸此風頓息今悼

身為盟主威不足以震強暴德不足以懷小弱惟黨

篡輔逆以媚道結諸侯之強大夫霸政自是始壞猶

得謂之賢君乎

義又見襄二十六年澶淵之會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聘而為盟
義見七年

諸侯之大夫聘而為盟者有矣今向戌來聘公及盟于劉出國都而與之盟於禮為伉然臧孫嘗及晉侯盟于赤棘晉欲懷魯不嫌其伉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公羊曰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邑也其稱劉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左傳曰官

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注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書劉不及單禮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以卿不行爲非禮愚案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謀之於魯也今劉夏逆王后與單公俱行而夏獨至魯其亦詢度而後往歟周天子每有昏姻之事多以命魯單公爲逆王后而出不當更適他國故使其屬來有所咨訪春秋非譏其來譏其以官師而行卿事言王

使之不當夏以官師而尸卿事夏亦有罪焉耳是故以名書春秋歷十有三王書逆后凡再祭公譏遂事劉夏譏非卿其合禮者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於魯本無憾忽以兵加魯自是四年之間北鄙再被其虐左傳以為齊欲叛晉故侵魯以致晉師其說是矣愚謂魯本非弱國所以不能強於自治無臣也是矣無民也四鄰交侵莫知所以為計也自季氏專政務

豐植其私門城費矣又取魯國之丘甸卒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邾莒交侵齊亦見間而起譬之百金之家猶足自植而盜起於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書救成至遇譏可進而不能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前書齊侯圍成公救成至遇言救之之緩而成為齊所毀也此書二大夫帥師城成郭城之於既毀之後

也寇之未至也無先事之備及其見圍救之又緩逮其亡去乃帥師而城之魯之所以自治其國者於此可見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也
平公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晉厲以剛愎而殞其身考之於經猶有可書之事晉

悼以和謹而得終譽考之於經實多可指之疵諸儒
或未之察也鄭人弑君于會而不能為之討賊惟黷
於用師責以必從衛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而立剽不
能為之明正典刑反列林父于會而為之定新君之
位獎弑君賊春秋所貶也輔逐君賊又春秋所誅也
至於隆諸侯之大夫俾仇其君于會自禍其國又禍
人之國皆晉悼之為也桓文以尊王而植霸業悼自
得國曾不見其以尊王為事何霸之足言最是蕭魚

之會受鄭人工師女樂之賂而左傳更以為美談良
可怪也夫諸侯以伐鄭之故轍不及息者十餘年今
受鄭賂分以賜其臣曰子教我和諸戎以正諸華今
享其成願與子分之鄭之服楚之屈於和我果何關
乎不曰諸侯之功而曰和我之效其謂諸侯何吁晉
悼而不死吾不知其所以終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古
閼字

公羊曰諸侯皆在是而書大夫盟信在大夫也何書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政也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也大夫不臣也公穀之義盡矣夫信在大夫由權在大夫也權在大夫始不過用於其國中既而預於盟會仇其君則霸主實許之以仇也雞澤之會大夫始盟袁僑猶曰君盟其君臣盟其臣未甚失也邢丘之會國君在而與其大夫為盟獎臣以仇君也至是

會則君不盟而大夫自為盟彼謂權在大夫則信在大夫矣大夫既盟則國君可無盟崇大夫而卑其君甚哉晉君臣之任術而不誠也平公孱君豈知為此此皆厥考悼公與知范諸人之所為豈惟諸侯病之三家所以分晉實造端於悼平之世或曰孫甯逐衎而立剽衎君也剽篡國賊也自是剽以爵而預於會春秋其與篡賊以為君乎曰此以著其篡國之罪耳衛侯鄭之奔也叔武攝位不敢以君位自居故春秋

如其志而書衛子今剽也受國於賊臣即以君位自
居而預於盟會故春秋亦如其志而書衛侯以著其
篡竊之罪為異日見殺之張本

餘義見二十五年
衛侯入于夷儀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邾莒數侵魯疆魯訴之於晉晉人為之執之邾莒信
有罪矣而魯之滅邾何獨無討乎豈惟滅邾當討而
晉之滅偃陽不當自反乎但知責小國之相侵而不
知自反於義愚以為邾莒力雖屈而心未必服也況

執諸侯不以歸京師而執以自歸是無王也春秋書以貶晉

齊侯伐我北鄙

義併見明年秋齊帥師兩伐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據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以諸侯之師伐之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

諸侯之師春秋之書之貶也始晉人謀遷許將以全
安之也今而伐之又聽鄭伯以其師從鄭與許為仇
晉以鄭師伐許將全安之乎抑覆亡之乎春秋以鄭
先晉誅鄭也亦責晉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齊高厚既逃溴梁之盟一歲之間再以師伐魯欲致

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求霸而已矣齊固無狀而魯之不能亦甚矣齊大國也魯亦望國也齊敢於伐魯魯豈不能禦齊而豹之告晉者其辭窮迫有朝不及夕之慮國無人焉耳春秋於齊侯圍成之後書叔孫豹如晉著魯人不為自治之計事急則求於晉以是而存亡定傾亦甚可鄙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五十三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一 宋 家鉉翁 撰

襄公三

周靈王十六年
晉平二年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公穀作暭是時魯邾交惡不以葬告

不會故
不書

宋人伐陳

陳叛中國久矣晉不能治而宋忽興師以伐之為中國撓楚也宋雖非強國自襄公以來世與楚人為水

火楚忌之宋亦不出楚下十一年楚鄭伐宋以撓晉也今宋人伐陳亦以撓楚是故春秋貴之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義見晉
執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環三年之間五用師於魯春秋之書之以著其不戢自焚之禍明年諸侯同圍齊又明年環死矣自鞏之戰齊常屈於晉無役不從而內懷不平每欲釋憾於魯以致晉師今君臣異道而進執亦險矣魯三家

束手無能惟晉侯之拯已晉而不救魯之宗社將為
墟乎春秋不惟責齊亦閔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義已見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

公羊曰白狄者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原父謂夷狄於中國世一見諸侯雖善其交際不

得而通是以春秋不與其朝原父之論固為據正但春秋之世所謂夷狄戎者多錯居九服之內又自以為先代之後明德之裔戎有姜戎狄有姬狄莫不負恃强大有陵犯上國之心魯之盟戎會戎苟求無事而已今白狄慕義願朝固非周制之所許拒而絕之有不可得故春秋之義會戎盟戎則有譏介葛盧來白狄來之類則直著其事不與其朝辨分而無絕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劉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衛孫蒯淫獵於曹曹人
詢之孫蒯怒使石買帥師伐曹曹人訴之於晉石買
以事至晉晉人執之晉知石買伐曹為惡而不知孫
蒯父子逐君為大惡是故不與之以霸討劉說善矣
但稱人以執亦有不盡譏者要當觀前後事以求春
秋之意此執石買是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前是霸討或伐或侵或圍或入未有以同書者此特書諸侯會而同圍齊穀梁曰諸侯同疾之也或曰鞏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為魯而伐齊而春秋與之何也曰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鞏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伐齊則以齊靈背盟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

衆望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木訥好以揣摩議古謂劉夏之逆王后也乃魯人諂晉而賣齊告于王使薄其納后之禮以微者逆故齊侯怒而伐之晉當併治齊魯之罪先執魯侯歸之京師然後伐齊乃為兩盡考之傳劉夏逆后乃王使之不當魯實無所預似不必鑿為之說此近世科場春秋之大弊愚竊不謂然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案左傳鄭伯從晉侯伐齊鄭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使告于楚故公子午伐鄭有純門之役既而子孔謀洩楚師告還吁使子孔和謀獲逞則鄭簡不為僖公者幾希穀梁子前謂鄭人以夷狄之民加於中國之君者公子騂也今騂已殞而鄭之卿大夫從夷之心猶未盡革子孔又將為子駟之所為正由晉人不能討鄰會之賊養成其惡以至今日悼公者何以辭其

責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自同圍齊至此間事隔年而諸侯不再序者不與晉以盟諸侯也諸侯同怒齊而伐之邾子身預戎馬驅馳之間又預于祝柯之盟縱有罪亦當少損其罰況邾魯以疆事構爭晉既討而執之今自齊來返當叙勤閔勞之時乃復執其君而取其地晉之用事者狂恣甚矣故繼是盟書執邾子取邾田責晉也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鄆水

穀梁子謂與人共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譏晉也亦譏魯也言邾子預於圍齊之役與晉魯同其險艱還未及境執其君而取其地春秋備書所以貶也左傳謂疆我田取邾田自鄆水歸之于我曰疆我田復舊疆也曰取邾田自鄆水言魯人因復舊疆而挾霸國

之威多取田於邾也或曰鞏之戰晉命齊歸我汶陽之田書取汶陽田不言取某汶陽田今書取邾田其非魯之故疆歟曰傳謂疆我田取邾田者得聖人書法之旨矣魯因復舊疆而侵取邾田是故書以譏之耳公羊謂魯與邾本以濇為境因濇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故坐以取田之罪其義亦明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靈公也
莊公立

齊靈廢嫡於兵敗國危之時齊光篡父於病篤垂死之際靈之暴光之逆所謂凶德參會萃於一時者也然跡其事之所從來正由高厚崔杼貪於得權以成此禍耳厚贊其君伐本幹樹疣蘖已為之傳思久於其位也孰知崔杼陰拱其傍為謀更深一朝輔光以篡殺厚而兼其室遂相齊而志猶未厭復殺光以自

媚於晉亂臣賊子苟以患失為心其禍至於殺身喪
邦覆其族而後已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
命乎君而侵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
則進退在大夫也穀梁乃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
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宜墀帷而反命乎介二說
不同公羊正矣夫伐喪春秋之所甚惡也此書士匄

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其已入齊境而能為之
旋師也當是時諸侯無義戰入人之境聞其有喪必
將疾馳而往以為逐利之計士匄之師非不强也乃
能為喪而亟返是故春秋錄之墠帷反命未出疆之
禮今既及穀當進則亟進退則亟退境外非侯命之
地書其還善之耳何疑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太夫高厚

厚齊之世臣也齊靈廢其太子而樹孳子牙為嗣厚不能諫又從而傳之靈將死崔杼挾光以篡盡殺其父之黨厚亦死焉光與杼罪固當誅而厚亦有以自取矣春秋書齊侯環卒繼書齊殺其大夫高厚著光逆也厚不去官以其為君故死歟然其死視荀息則有愧不可以死節言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案左傳鄭人以西宮之難公子嘉知其謀楚純門之

師亦嘉所召故殺之如傳所云殺之是也而春秋以累上書嘉不去官則其事猶疑也豈非罪狀未白子展子西志於分有其室誣以罪而殺之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襄陵許氏謂晉君微弱政在大夫動則列國事之非正也愚謂諸侯之大夫所以諂事晉卿者非為國也

植黨以仇其君耳晉大夫所以深結諸侯之大夫者亦非為其國也同惡相濟云耳是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城武城

城西郭城武城皆所以備齊也晉為魯大舉伐齊齊雖困而未服故魯人所以為備者如此或曰春秋其與之乎曰不與也國不能用賢紀綱陵遲百度廢弛寇有不至至則危矣雖多城何益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或曰自雞澤以來皆書同盟是盟齊人始服何以不書同盟曰著晉人之不能討有罪也齊靈廢嫡立庶世子光與崔杼內外合謀乘厥父疾革自外歸殺父之黨而代其位靈以悖死位固世子之所宜有迫而奪之則篡也篡而未定懼諸侯之有討是以亟預此

盟晉人有志於霸當暴白光罪執而歸之京師孰曰不然今幸光之來不度於義汲汲與之為盟曾無一語問及其父所以死彼所以得立之故又安用盟主為哉故春秋於此不與其同盟也不與其能服齊也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此譏魯之叛盟伐國而晉不能討也晉人以魯之故執邾子取邾田歸之於魯此前歲事耳今會于澶淵

公甫至而仲孫遽以兵加邾襄公孱君也豈知為此
蓋季氏挾晉大夫之援以陵暴小國為逐利自豐之
之計耳其罪當討晉平不能及此惜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案傳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欲奉文侯之遺言求成
於晉不克而死燮可謂得其死矣春秋稱國而不去
其官錄之也蔡人害燮者皆夷狄之人耳左傳乃云
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左氏固不明

於聖人脩經之旨而劉原父乃有取焉曰非其力也而任之非其民之欲也而強之變之智足以殺其身而已不類原父平日議論殆其舛歟公子履燮之母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母弟義初
見隱元年

據傳二慶讒之于楚以為與蔡司馬同謀事晉二慶夷狄之民不足深責陳侯身為國君生殺予奪一制於臣下有母弟而不能庇之其亦可責矣黃不奔他

國而奔楚甘於從夷者也書奔楚亦以貶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此傳所謂三叛人之一也雖賤必書著其地叛也或曰諸侯之臣自外歸而據其邑猶以叛書如孫林父

宋華亥宋辰等輩皆書某入於某邑以叛此及莒年夷邾黑肱皆以邑叛奔異國其罪浮於據邑以叛者不書叛何也曰為魯諱納叛人也雖不以叛書而去其族繫之於國著其以地叛君之罪所以誅也繼公如晉而書則以見季氏專輒不請責不在公也左傳載庶其之來季氏以公姑姊妻之其從者皆有賜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禮焉何以止吾盜夫上之所為民之所

歸也上所不為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而莫敢不懲
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善乎
臧孫之言知庶其之為盜知季氏為受盜之主其言
有合於夫子異日所以語季康子者是可併書也嗟
夫晉為盟主執心不平邾伐魯則執其君而取其地
魯受邾叛人土田則併置不問何以服諸侯之心晉
所以失霸此其一端也

義又見昭三十一
年黑肱以濫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氏之稔惡有自來矣弑晉厲覆趙宗滅三郤書皆有力焉至盈之身則未有大咎據左傳盈之母士匄之女與其老州賓通懼盈之有討愬諸其父士匄也謂盈謀不利於范氏其父信之以此貶欒氏逐盈而殺其黨國中良士以盈故死者甚衆士匄實為亂首晉自是始多故矣或曰如傳所言盈實無罪春秋去其爵而奔之何歟曰盈之奔也雖無可坐之罪計其

平日事親之道或有未至焉耳樂祁雖有淫行而婦人之仁未有不愛其子者也盈欲防閑其母豈無其道今使其母以淫故而覆夫氏之宗盈所以事其親者必有未至焉耳春秋去爵而書奔旨或在是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連月日食義併見
下二十有四年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晉自悼公得國於羣卿之手曲示優容而羣下暴橫不可制范匄者始年號賢大夫猶有父祖之風至是驕蹇無狀受其家人女子之讒逞私怒逐欒盈而盡斃其黨叔向之賢幾不克免餘怒未已復為此會曰以錮欒氏既逐之又錮之入春秋以來大夫奔而極其所往未有若此之甚者也為平公者人非木石亦當詢之於衆曰欒盈其有罪乎為無罪乎黃淵箕遺靖邴為可殺乎為不可殺乎乃以一人之讒毀空一國之良士曾不問其

罪狀之何若君之不君有若晉平者乎左傳謂是會也齊侯不敬齊之叛晉此其端也蓋有所侮而後動

十一月庚子

公穀書

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案左傳亦以錮欒氏也。盈奔楚，自楚適齊。晉人恐其為齊用，復為此會以重錮之。明年欒氏入于曲沃，齊納之也。及秋，齊侯大出師伐晉，專為欒氏故。二會之錮錮何益哉？楚巫臣以罪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此士臼自治其私，晉平為之會諸侯者，再視楚共有愧多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為令尹寵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殺追舒而輟觀起夷之用刑亦慘矣罪未至死故稱國以殺是時中國無政晉齊魯衛之大夫皆竊主之權漸不可制而楚人猶能控御臣下令尹以罪而死者相踵春秋之書之抑楚之太甚獎晉之不及垂戒於後耳使晉君能施此刑於范匄父子及諸不軌之人則晉其庶幾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白卒

夏邾畀我來奔

義已見二十一年庶其來奔

畀我者庶其之黨也魯既受庶其與其二邑復納其
叛人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再書三書責魯也責
晉也三叛無討見晉不綱魯之強臣得以肆行而無
忌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者亦二慶也今二慶以陳叛楚人討而殺之納黃于陳二慶之誅黃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夷狄以專制中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春秋有一書而見二義者欒盈復入之類是也盈挾齊之援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猶書晉欒盈復入于晉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閔

欒氏為晉國世臣未遽絕之于晉耳宋魚石挾楚之
援入于彭城非宋臣矣而春秋猶書宋魚石入于彭
城正與此同例然皆不以叛書以其始本無罪為華
元士勾所陷以至此極猶有可原之情也及其興曲
沃之甲犯國之都與其君敵春秋於是始誅絕之書
晉人殺欒盈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遂伐晉伐衛猶可伐晉甚矣目齊侯書遂

伐以著齊光之不韙亦以見晉無政有以召齊之侮也或曰齊光之為是伐以報平陰之役辭曰脩先君之怨春秋之不與何哉曰光固齊靈之賊也篡父得國其罪當討前日預於會愚謂晉人當聲其罪而執之明正典刑而晉不能也靈之怨非光之所可復也然則晉所以召侮於齊者何哉欒盈本無罪范匄父子以其私憾譖而逐之為兩會以錮之齊光覩其政亂輔盈以讎匄實有所侮而動也然輔人之臣以敵

其君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豈惟不能有濟禍罰踵之
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一也而例或不同未可以槩觀也前此楚伐鄭而
晉救之以大拯小救之善者也如狄救齊楚救鄭之
類則夷狄之救中國視中國之救同盟不得同也今
晉人以霸國而受兵魯出師以援之事非至於甚急
而春秋遽書救者譏晉無政召侮而失霸也此救之

一字隨事而在不可例觀也晉為盟主數世自秦楚之外未有興兵伐晉深入其國耀武而徐還如此役者雖未能敝晉而為晉之恥亦甚矣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豈不信哉救而書次言力不足姑具文而徃以自結於盟主亦譏也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宿之納邾盜也臧孫紇所與言者為何如今乃以

媚道自結於季孫跡其所為亦何以異於盜如紇者亦截截善諛言者也季宿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以是為紇之罪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抑亦甚矣

晉人殺欒盈

自欒盈之奔春秋閔其無罪未遽絕之至是始書晉人殺欒盈則以其挾齊光之援興曲沃之甲入絳都而與其君為敵於是始明正其罪不繫之於晉而誅

之春秋豈輕加人以誅斥之戮哉是時晉比無賢君
羣下互相吞噬以兼併其爵邑亡同括者欒卻也而
欒卻之族未幾皆覆敗欒氏者士匄也而士匄之族
不再世而亦亡晉君昏愚無知縱臣下以覆人之族
而晉之宗社亦不能長矣春秋為此事六見之特書
著晉國之亂從此始矣

齊侯襲莒

齊人伐晉曰以報平陰之役師猶有名也還自晉不

入襲莒無名之師也師出無名又為盜竊之計潛行以襲人書曰齊侯襲莒著爵而書襲賤其以大國之君而行盜竊之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

夏楚子伐吳

自鄭服於晉逮今幾年而楚不敢爭者吳為之內懼也是時楚共既殞嗣子始立未遑與晉爭諸侯故鄭

得以從晉而無南顧之憂論者歸功晉悼之三駕可謂不深識當時之事者矣今楚始復伐吳未幾又復伐鄭蓋其嗣君漸更世故是以來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義已見
隱三年

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此年七月八月連月書日食疏家引歷術謂古無連月告食之事以為秦火以來後人傳寫之誤其說謂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少去交近則日食多正當交

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
日食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匝來及於
日或可更食今七月日食既八月又食必無此理其
意以為日食未有在交初一度二度者故以為古無
連月日食之事然漢高祖三年文帝前三年日皆頻
食此皆秦火之後以為傳寫之誤不可竊妄謂天度
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而忽無窮之變恐失春
秋記災示警之意新唐書亦拳拳論及此此處無從

見之他日更當詳考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據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以大水不克齊侯聞有晉師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故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

救鄭或曰是役也晉伐齊楚伐鄭以救齊晉書會而不書伐楚書伐而不書救何也曰齊晉楚皆有責也齊光之始立事晉惟恐其不至平不能君政在羣下光鄙而去之又從而伐之晉實有以自取乃為此會曰將以伐齊春秋不與也鄭事楚幾年矣楚人內困於吳外懼於晉朝夕自救之不給鄭舍之而從晉豈其獲已楚不能於晉乃伐鄭以救齊亦非春秋之所與也齊光知事晉之為恥不思去晉而從楚事夷之

恥又甚於事晉尤非春秋之所與也故書會不書伐
不與晉以伐也書伐不書救不與楚以救也晉侯楚
子以下皆以爵書非爵也以見中國夷狄之君皆無
以大相遠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襄陵許氏曰自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叔孫豹始再
往以罕書也自是不書聘王愚謂春秋此一書獎齊
也亦以愧晉齊莊雖無道猶知翊戴天子為王城成
周晉主夏盟日尋干戈惟事闢略未嘗以尊周為意
春秋因豹如京師特為之書獎齊而愧晉也

大饑

穀梁曰五穀不升為大饑是歲秋書大水冬復書大
饑書災而書大災必有異於平常書饑而書大饑民

之流亡困躓亦必有異於平常襄公微弱強家用事
民政不講國無比年之蓄春秋書以譏之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一